

俠影紅顏 (二)

云中岳小说专辑

侠影红颜

北京卡片商店1001

云中岳著



1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九

韩龙一掌拍在桌上，冷冷地问：“梁兄，你是大丈夫吗？”

宫前辈一看要闹闹，赶忙接口道：“韩老弟，这样好吧？有何条件，先说来听听，以便斟酌，大家商量商量，可好？”

韩龙淡淡一笑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梁兄穷紧张而已。”

“韩兄，何不开门见山？”一枝花不安地问。他坐在韩凤的下首，禁不起韩凤那如虎似狼的贪婪目光注视。他一个色胆包天的淫贼，竟然对这个中年荡妇心存畏惧，恨不得这次会商早些结束，避开这个如狼似虎的女人。

韩龙不慌不忙，喝干了杯中茶，慢腾腾地说：“其一，咱们四杰不听命于你们，各行其事，咱们的一举一动，不许诸位干涉。”

宫前辈呵呵笑，说：“那是当然。老朽只要林家那几个小畜生死，如何着手行事，悉从尊便，这不算是条件。”

“其二，没有期限，动手的时机由咱们选择。”

韩狮老三接口道：“其三，这件事咱们以你们的名号出面，你们决不能提及咱们韩家四杰，以免日后麻烦。”

韩龙又道：“如果你们认为不妥，在下替你们引见血花会的真定府负责人，也许可以省些银子。连城璧并非无价之宝，仅值时价一千五百两左右。找血花会承办，一千两银子，定可替你们办妥。”

宫前辈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咱们不与血花会打交道，他们也没有韩兄牢靠。老实说，血花会中，虽自诩高手如云，但

要找几个能与韩兄四杰论短长的人，恐怕打起灯笼也找不到呢。”

韩龙大乐，傲然一笑道：“宫兄抬举咱们兄弟了。闲话少说，诸位对兄弟所提的条件，有异议吗？”

宫前辈笑道：“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并无异议。”

“那么，咱们告辞，请静候回音。”

“风声太紧，老客不远送了，祝诸位马到成功，老朽静候佳音。”

同一期间，崔长青穿了一身黑，越城而入，直奔阙府，他展开行动了。

阙府是五六栋大楼构成的宏丽大宅，前面有广场，左右三方有园。是本城少数名园大宅之一，奴仆众多，护院打手人数上百。其中卧虎藏龙，潜藏着不少从太行山漏网的悍匪大贼。

他象个幽灵，无声无息接近了中间那栋高楼，登房越脊如履平地。

二楼的明窗距地约两丈左右，上面是阙大小姐的妆楼，灯火全无，人早已安息。

他想得太天真，以为阙彤云并不知乃父是太行山的巨盗呢。

今晚他并不想见阙彤云，只想查明飞豹是否已从井陘关赶回来了。

他并不知道这栋大楼是阙彤云的住处，以为楼在宅中心，必定是主人的寝室呢。

一楼二楼之间，伸出六尺屋檐。他艺高人胆大，飞身直上，再一跃八尺，贴在明窗下。里面没有声息，他大胆地撬窗探入。

房中漆黑，人已经睡了，有轻微的鼾声传出，脂粉香中人欲醉。

有向外的明窗，不能亮火折子，左右一探，探近了牙床，掀帐悄然探入，先制住床上的人再说。

床上人竟未盖衾被，虽则夜凉如水。这一探，令他一惊，是个胸围子已除，玉体丰腴的女人，所触正是酥胸，肌乳松弛，是个大嫂而不是闺女。再摸头发，证实了他的猜想：“不是阙彤云。”

他掩住妇人的口，推动对方的脑袋低叫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

妇人毫无动静，象是睡死了。

他本能地摸摸妇人的睡穴，不由一怔，心说：“怪！有人比我先来了？”

睡穴被制，当然已经有人先他一步入室。他不再逗留，摸至房门，不错，门是虚掩着的，并未上闩。

他提高警觉，出房带上房门，沿走道向前探索，无声无息宛如魅魅。走道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连猫也不可能看到四周的景物。

走道折向，突觉眼前一亮，已到了另一座内房，有灯光从窗内射出，灯光虽幽暗，但在他来说，已经够明亮了，四周纤毫俱现。

里面突传出隐隐人声，入耳清晰：“你说他今早去找崔长青，便不曾返回？”

他想：“语音好耳熟。”

接着，是另一个更熟的语音：“是的，竟然平白地失踪了。”

他恍然，心说：“是阙彤云。”

牵涉到他，他急于听下文，也想知道问话的女人是谁，

为何要问他的事？

以发刺穿一个小孔向里瞧，不由大惊，暗叫道：“老天！她竟是阙彤云的人。”

房中的妆台前，两女坐在锦垫上，神态悠闲，像是闺中密友促膝倾谈。

阙彤云穿了亵衣，半露的胴体令男人魂销魄荡。

紫衣女郎穿的是紫缎子劲装，背系长剑，与白天穿衣裙完全不同，极为脱俗动人，劲装将曲线衬得凹凸分明，清丽中显出刚健婀娜的神采。幽明的灯光下，崔长青只看得心怦怦跳。

要不是身旁有一个酥胸半露的阙彤云，他还不至于心猿意马，自从第一次与紫衣女郎与红衣小姑娘姐妹俩照面，两女的高贵风华，与不沾人间烟火的秀丽气质，令他自感形秽，怎敢生非非之想？

但今晚不同，灯下看美人，一旁又有一个令人心动神摇罗襦半解的女郎，他又不是白痴，难免有点心猿意马。

神意飞驰中，他迷乱了。

鼻息有异，糟！在一个大闺女的房外向里偷窥，里面又有两位美娇娘，怎得不糟？

紫衣女郎猛地玉手一挥，灯火熄灭。

他大吃一惊，不假思索地溜之大吉。此时此地如被人拦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从原路退出阙府，今晚白来了。有紫衣少女替阙家保镖，他还是见机退出再说。

要出城必须从屋面走，三更天巡夜的最多，夜禁期间不能在街上流连。他跃登瓦面，向远处的阙府楼房扫了一眼，吁出一口长气说：“想必是姓卜的曾经威胁过阙彤云，因此

紫衣女到处追缉姓卜的，晚间也到鬲彤云的香围内，提防姓卜的回来生事。罢了，今晚暂且撒开。”

沿街屋的瓦面向北走，飞越百十间屋面，前面街下人影翻然上升，娇叱声震耳：“站住，你走得了？”

他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丫头从街下追来，来得好快。”

他想走，但已来不及了，紫衣女郎已迫近丈内，突然止住冲势，已伸出的剑向侧一带，说：“噢！又是你。”

他小心地戒备，说：“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“刚才躲在窗外的人，是你？”

“这……不错。”他硬着头皮答。

“一枝花呢？”

“一枝花？我那有一枝花？”

“哼！你少给我贫嘴。”

他有点火起，冷笑道：“听不听在你，在下贫什么嘴？”

话不投机，一言不合，双方皆有成见，冲突自难避免。

紫衣姑娘本来就对他不满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擒下你之后，不怕你那群恶贼能飞上天去。拔剑，为你的生死存亡一拼。”

他心中有气，说：“拔剑就拔剑，你不可欺人太甚。”

姑娘长剑一引，剑身突发龙吟，并未小看他，用内力御剑，显然将他看成不可轻侮的高手。

双方亮剑，立下门户，徐徐引诀移位争取空门。

沙棠木剑一振，姑娘也作势进击。

双方移位极为缓慢，高手相搏，不可能找到空隙进击，必须奋勇进搏，在相搏中抓住雷霆一击的机会；这机会必须自己制造，稍纵即逝极难把握。

他不想先出手，有些顾忌，也为了礼貌。

姑娘不再干耗，猛地一剑点出，看似缓慢，其实快极，

剑尖直指胸口，一闪即至。

他伸剑斜搭接招，身形左移。

第二剑又到，他吃了一惊，这一剑可怕，恍如电光一闪，排空直入。

“啪啪！”沙棠木剑连封两剑，一声低叱，他立还颜色，反击姑娘的肋肋。

愈打愈快，在瓦面的斜面放手相搏，双方皆想争取下方，因此最后移至于屋脊交手，各占一端，谁也占不了便宜。

二十招，三十招……

他愈打愈心惊，这丫头的剑势怎么愈来愈快？压力也在逐渐增加，显然拼耐力他也难获优势呢。

三十五招……

“呔！”姑娘低叱，剑影突以全速切入，迫腰肋，快得令人肉眼难辨。

他一剑急封，没封住。

腰肋一凉，糟。

第三十六招……剑再次光临。

他扭身便倒，着地急封第三次光临的剑影。

“啪！”封住了。

姑娘手腕一振，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他如果不撒手，剑尖必将贴木剑下降，他只有一刹那的机会脱身，这一刹那便是姑娘挥剑的瞬间。

他顺势推剑，贴瓦面向下飞射，避过随来的一剑。

“你走得了？”姑娘颇感意外地叫，也向下追。

他在檐口向下滚坠，着地后方感到腰肋突发奇痛，浑身一震，受不了。

真是命不该绝，下面是天井。先前两人在屋顶交手，屋

内的人已被惊醒，却不敢出声，有两个人在天井探头向上看，见有人向下掉，只吓得同声尖叫，向屋内逃。

崔长青人急智生，也向屋内逃。

姑娘却不敢往里追，大姑娘半夜三更往男人屋里钻，提着宝剑捉男人，不象话。

偏偏屋主人吓慌了，奔入屋内往叫：“有贼，有飞贼……”

姑娘恨恨地一跺脚，一闪不见。

崔长青并不在屋内躲藏，抢入屋内往门后一闪，接着向下一伏，重又蹿入天井中。

屋面上，姑娘已经失踪。

他向上跳，屋顶高仅丈余。人是上来了，突然“哎”一声惊叫，向下一伏，几乎摔倒。

腰肋下痛得受不了，伸手一摸，摸了一手血，粘粘的，伤得不轻。

流血太多，他支持不了多久。找剑，沙棠木剑失了踪。他有点昏眩，忍痛跳落屋旁的小巷，踉跄而走。按在剑口上的手，似乎脱了力，血仍在流，必须快找地方裹伤，不然大事不妙。

他双脚无意识地、本能地挪动，见路就走，心中不住咒骂：“这泼妇为何一而再与我作对？我崔长青如果有一口气在，誓报此仇。”

但心中明白，除非他能练成孤魂手稿上的绝学，他要胜这位女郎，机会微乎其微。紫衣女郎的剑术，快如电闪神奥绝伦，他根本就难以封架，要想取胜谈何容易？想起来他就感到五内如焚。

走着走着，前面巷道已断，一堵高墙迎面挡住去路，墙内树影婆娑。

到了墙下，原来一条小巷横在眼前，并非死巷。

“当当当！”三更三点的更鼓声入耳右面传来，而且看到了灯龙，是更夫。

左端，也传来脚步声，巡夜的来了。

他吃力地向上跳，忍痛扳住了墙头，艰难地引体上升，滚入墙内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昏天黑地。

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大花园，是中落了的大户人家留下的宅院，不远处的那栋大楼，风吹门窗不时劈啪震响，里面定然没有人居住。

他向大宅踉跄走去，果然不错，偌大的宅院空寂无人，大部分的门窗已经失踪，只有楼上的三两扇破窗，被风吹得开合不定，劈啪作响。

楼下太脏，他吃力地爬上楼，在一座破窗下的角落坐倒，开始撕衣带裹伤。

百宝囊中有的是金创药，包扎停当，只感到一阵难受，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。

终于，他昏厥了。

失血过多的昏厥，加上体力不支，无人急救，便很难苏醒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寒露甚浓，风自然够凉，他倏然而醒。耳中，突然听到异声：“嘻嘻！原来林白衣是这么俊的小伙子，老娘几乎走了眼啦！”

他大吃一惊，附近有人。

接着，他想起激斗后的事，这里是无人的破空宅，怎么有人声？是狐仙？林白衣又是怎么回事？

顶头上空，有灯光从背后透射而过。

他躺在一座破窗下，只有一扇破窗。警觉地悄然抬起上

身，小心地掩在窗旁向内偷窥。这一看，看得心中怦然。

由于里面是一间内房，除了一座窗丢了一扇窗外，门尚完好，里面的笨重家具仍在，床榻几俱在，居然甚少尘埃侵入，倒还显得整洁。

一身白衣的林白衣，坐在床缘不言不动，双目发直，形如痴呆。

一枝红烛插在台上，烛光明亮。

一个姿色不恶的青劲装女人，正在替林白衣解除剑鞘、百宝囊、腰带……

他一怔，心说：“林白衣中了邪……不，中了迷魂药物。”

大名鼎鼎的武林奇才林白衣，白道中不可多得的侠义英雄，今晚却落在这个女人手中，岂不邪门？

他想挺身而出救林白衣，但却无能为力，创口仍在发痛，而且浑身无力，出去只有白送死，把自己也饶上，何苦来哉？

他只有保全自己连大气也不敢出，甚至不敢移动身躯，怕不慎发出声息自找麻烦。

女人是韩凤，韩家四杰的老二。她先点了林白衣的气门穴与环跳穴，方掏出一颗丹丸纳入林白衣口中，吹口气送入咽喉，自语道：“幸好没用暗器打他，象这种英俊魁伟的人，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哩！”

一面自语，她一面解下自己的剑与百宝囊，拉下包头帕，荡笑着拭抹那尚坚固的大床。

林白衣打一冷战，突然神智一清，噢了一声，挺身站起，但环跳穴被制，力不从心，无法站立。

韩风格格娇笑，说：“小兄弟，不要枉费心机。”

林白衣吃了一惊，讶然问：“大嫂，你是谁？”

韩凤哼了一声，粉面一沉，在旁坐下说：“你怎么叫我

大嫂，而不称姑娘？难道说，我真象个大嫂吗？”

窗外的崔长青忘了痛楚，真忍不住想笑。这鬼女人梳了坠马髻，徐娘半老，劲装内高耸的酥胸，丰满浑圆的臀部，不象大嫂象闺女？见鬼！

林白衣哼了一声说：“好吧，就算你是位姑娘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潜伏在悦来居，想等天涯怪乞上官星河在内收拾地理鬼，出来后向他讨消息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本姑娘钉上了你。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韩凤，你不会认识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有人要你的命，你的举动很容易找，一身白衣，怎逃得过对方的耳目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捉到你了，成功了。可是，我舍不得你，只要你肯依我，我把你带走。”

“依你？你是说……”

韩凤突然抱住了他，腻声道：“我年届三十，青春不复留，目下还没有婆家，想必是你我有缘，有缘千里来相会……”

“呸！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。”韩凤突然掩面颤声叫，似乎羞答答哩！

林白衣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天地间竟有你这种不知羞耻的贱女人。”

韩凤勃然大怒，抓回百宝囊，取出一颗绯色丹丸，强涂

入林白衣口中，立即将林白衣按倒在床上，剥了个精光大吉，然后自行宽衣解带，眼中燃烧情欲之火，冷笑道：“我不信你是个铁打的金刚，给你一颗春露丸，你就会原形毕露，会象狗一般向我摇尾乞怜。要不是我爱惜你，多给你一颗，你连命都保不住，做了风流冤鬼。老娘喜欢你，这是你的福气……”

话未完，她尚未变白羊，林白衣已呈异状，挺身手一伸便将她抱住，气息咻咻。

她一阵荡笑，双双滚倒在床上，缠住了林白衣，一双赤条条男女丑态不堪入目。

崔长青一咬牙，忘了痛楚，忘了自身的安危，悄然而起。

在金顶山胡家，他与绮绿春风一度，至今仍心中愧疚。

林白衣是响当当的白道英雄，日后何以为人？

韩风情欲高涨，在撩拨挑逗林白衣，竟不知有人接近。刚要除去下裳，“噗”一声响，脑门便挨了重重的一击，手一松，昏迷不醒。

林白衣仍在蠢动，“噗”一声耳门也挨了一记，昏倒在韩凤诱人的胴体上。

崔长青吃力地拉脱韩凤的双肩关节，再找婆娘的腰带捆住双脚，绑实在床栏上方，取来烛台，一捏婆娘的入中，吹口凉气，婆娘悠然醒来……

他将百宝囊倒在床上，里面的瓶瓶罐罐有六个之多，沉声问：“说！贼淫妇，那一瓶是春露丸的解药？”

韩风大骇，尖叫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把我……”

“说！在下要解药。”

“你好大的狗胆，你知我是谁……”

崔长青将烛移近婆娘的乳尖，烛火摇摇，冷笑道：“在

下不管你是谁，你说不说？”

火舌一闪，焰光拂过乳尖。韩凤尖叫，扭动着叫：“我说，我说！”

“说。”

“是那瓶黄色的。”

崔长青放下烛台，倒出一颗丹丸冷笑道：“如果丹丸不对症，在下要你生死两难，对付你这种淫贱的女人，在下有一套极狠极毒极惨的手段，保证你八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
丹丸当然对症，一颗丹丸进入林白衣的咽喉，不消多久，便缓缓清醒，气血开始回复正常，情欲之火迅速地退去。

“穿上衣裤。”崔长青沉声叫。

林白衣神智倏清，大骇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淫妇用春药制你，幸好在下及时救了你。”

林白衣吃力地穿好衣裤快靴，苦笑道：“原来是你。崔兄，噢！你一身是血……”

“在下希望仍有余力替你解穴，准备！”

穴道一解，林白衣短期间仍不能活动自如。

崔长青妄用真力，只痛得冷汗直流，额上青筋跳动，吃力地说：“这淫妇交给你，在下要找地方养伤，告辞。”

“崔兄，慢走，你的伤……”

“被人刺了一剑，伤了肋肋。”

林白衣取过自己的百宝囊，取出三颗丹丸奉上，诚恳地说：“这是九转金丹，一颗便可起死回生，请立即服下一颗，片刻便可止血止痛。另用一颗外敷，极为神效。”

他道谢毕，方接过丹丸，捏破蜡衣吞下一颗，笑道：“咱们彼此恩恩相抵，谁也不欠谁的。林兄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崔兄，慢走，咱们交个朋友……”

崔长青已到了窗下，扭头笑道：“你穿白，我穿黑，黑白不同道，算了吧。再见，小心了。”

林白衣摇头苦笑，自语道：“这人神秘得很，我会找到他攀交的。”

韩凤愁眉苦脸地叫道：“林白衣，你打算把我怎样？”

林白衣一发狠，拈起春露丸的玉瓶，里面还有二十余颗之多。他冷笑一声，切齿道：“在下放你一马，你死不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……”

“但你得吞下这瓶春露丸。”

韩凤大骇，狂叫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能这样狠，你……”

“药是你的。”

“天哪！吃两颗元精丧尽，吃三颗人变色疯……”

“一瓶有二十余颗……”

“你杀了我吧。”韩凤厉叫。

“我不杀你。”

“但比杀了我还惨，吃四颗之后，死状极为残忍，你还是行行好，杀了我吧。”

林白衣将所有的药瓶全部打破，丹丸踏碎，开始替韩凤解绑，冷笑道：“如果你想活，招供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不招，我要用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信我会用刑？”林白衣沉声问，拨下她的发钗，冷笑一声，在她的丰满胸膛上磨了磨。

韩凤心胆俱寒，叹口气说：“你们这些年青人太可怕，好吧，我招。”

“招，我在听……”

这一听，听得林白衣脸色大变。倒不是听一枝花请韩家四杰出头寻仇而惊，而是听到宫前辈嫁祸崔长青的毒计而心寒，叫声苦也！丢下赤身露体的韩凤，长飞而去穿窗狂追崔长青。

“定是大妹伤了他，糟！”他一面追一面心中暗叫。

夜风萧萧，全城死寂，夜色苍茫，到何处去找崔长青？崔长青已走了许久，早已踪迹不见。

崔长青得药力之助，已经出城走了。

林白衣撞墙似的四而追了好几条街，最后心中焦躁，重回大楼找韩凤，韩凤已经不见了。

他心中叫苦不迭，火速扑奔玉井巷延寿庵，迫不及待跃上木匠店的瓦面，不顾一切胆大包天地向下跳。

人落天井声息全无，但依然警醒伏在内堂窗下的警卫，长声低喝：“流云飞瀑，那条道上的？”

他不理睬对方的切口，身形一闪，硬撞入对方的怀内，一把便抓住对方拔刀的手，另一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，沉声道：“要死要活，你就点头摇头。”

是一个青衣大汉，完全失去抵抗力，恐惧地点头示意要活。

他擒住大汉的右手脉门，扭转制住放了扣咽喉的手，沉声问：“千年狐窟哪藏在何处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不在，全……全都出去了，家中就剩下我……我一个人……”

“他把崔长青诱到何处去了？”

“城……城外……”

“城外何处？”

“在下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你敢说不知道？”

“大爷，你……你活剥了我，我也不……不知道，迫急了我……我只好乱……乱招，岂不是耽误你……你的事？”

林白衣想想也对，有道理，转口问：“一枝花卜义呢？”

“听说他找女人去了，好象是找一个厉害的女人。”

“你全推说不知？”

“在下确是不知，只知梁大爷用一块抢来的连城璧，请来四个姓韩的男女，要杀一个什么姓林的一群男女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王十六，是梁大爷的朋友钱木匠的徒弟。”

“问不出头绪，林白衣急得直冒冷汗，丢下王十六，跃上瓦面如飞而去。

千年狐宫曜与一枝花几个人，偷袭燕京老农的宅院失败，被北丐吓得屁滚尿流如飞而遁，怎敢回到木匠店住宿？几个人一商量，决定野宿一宵，天快亮时方返回城中藏身，方圆二十四里的真定城有十余万人口，藏身容易安全些，在城郊反而最危险。

千年狐本想到农舍探崔长青的消息，又怕昨晚乌锥马的下落传入城中，万一紫衣姑娘当晚赶回燕北老农处，带人去找崔长青，自己冒失地前往，岂不是睁着眼睛往刀山上跳？因此决定一动不如一静，先找地方睡大头觉再说，能逃出北丐手下，该睡一次没有恶梦的觉贺一番，不能再冒险走动了。

崔长青真是命运多舛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他不走北门走东门，跳下城根方暗暗叫苦，十丈宽的城濠，如何飞渡？肋肋受伤，既不能用登萍渡水轻功，也不能人水而游怕水浸人伤口。